

海洋文化研究

[第二卷]



海洋出版社

卷首语

作为青岛海洋大学主办,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承编的学术年刊,《海洋文化研究》2000年卷(总第二卷)新墨飘香,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编者,有几句有必要写在这里,权作有关本年刊和本卷内容的一点交待,以便于读者先有个大体的了解。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共识,而海洋世纪的实现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撑。海洋文化研究作为我们着力创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已经得到国内外相关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重视和参与,我们为此感到振奋。海洋文化研究所作为目前全国惟一进行海洋文化综合研究的学术机构,经过青岛海洋大学短短几年来的重点建设,已经在海洋文化学科基础理论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并通过创办本学术年刊,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组建国际合作研究机构,聘请国内外特邀研究员,组织承担国内外重要研究课题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凝聚了校内外和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力量,已经形成了全国乃至国际间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我们对重视和支持我们的校内外、国内外各有关方面和各位学者深表感谢。本年刊本卷发表的许多重要论文,就是国内外学者们惠赐的最新力作。青岛海洋大学校长兼本年刊编委会主任管华诗院士在1999年卷(总第一卷)的《卷首语》中曾深情地希望社会各界支持本年刊,可以说,他的这一愿望正在实现,我们为此感到欣慰。

2000年4月,海洋文化研究所与荣成市政府暨市旅游局合作,联合韩国的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和群山大学地域开发研究所,在荣城石岛隆重举行了海洋文化与张保皋暨赤山法华院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成果已有多家新闻单位和学术报刊予以报道和评价,本年刊这一卷选发了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将海洋文化研究与解决现实应用问题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是我们学科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荣城市的海洋文化特色极为突出,海洋文化旅游的历史资源和国际资源尤其是中韩之间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学术研讨结合方面,荣城市的有关领导和旅游局的张启君局长、王振华副局长及诸多同行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深表感佩。我们的友好姊妹关系单位韩国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罗成晚教授和韩国群山大学地域开发研究所的所长金德洙教授以及韩国莞岛郡郡守车官薰和副郡守金甲燮等先生,也都对此非常重视和支持。我们已经同韩国有关方面达成了意向,计划于2002年在韩国举行一次有关中韩海洋文化历史及其现代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此先向国内外学者打一声招呼,权作预备通知,敬请诸位学者撰写

论文并与我们联系,以便正式确定后发出与会邀请。

明年是2001年,是21世纪正式到来的第一年,我们的2001年卷也将早做安排,力争有新的面目出现,热情欢迎赐稿。

本年刊第一卷即1999年卷名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考虑到“中国海洋文化”已经很难概括海洋文化的国际性内涵和本年刊作者的不断增加,本卷易名为《海洋文化研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十分感谢为我们出版1999年卷(总第一卷)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为我们出版本卷的海洋出版社。

曲金良 谨识

2000年9月22日,于韩国旅次

青岛海洋大学 主办

Sponsored by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海洋文化研究所 承编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Maritime Culture Studies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管华诗

Chairman of Editorial Committee Guan Huashi

学术顾问

关德栋

陈高华

杨国桢

Academic Consultants

Guan Dedong

Chen Gaohua

Yang Guozhen

齐 涛

周 星

Qi Tao

Zhou Xing

编委会成员

于宜法

吴德星

麦康森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Yu Yifa

Wu Dexing

Mai Kangsen

杨自俭

陈兰花

李 扬

Yang Zijian

Chen Lanhua

Li Yang

孟 华

曲金良

朱建君

Meng Hua

Qu Jinliang

Zhu Jianjun

马树华

Ma Shuhua

主 编

曲金良

Editor-in-Chief

Qu Jinliang

副主编

朱建君

Deputy Editor-in-Chief

Zhu Jianjun

目 录

理论探索

海洋文化与滨海旅游业发展	曲鸿亮(1)
海洋俗文学:现代学术史上的空点	曲金良(16)
海洋世纪与海洋文化	胡增祥(21)
世界经济发展与海洋文化变迁	马树华(24)

史实考论

中国海洋文明中的盘锦渔雁文化	刘则亭(29)
公元7~9世纪的黄海海盗与唐王朝的海防政策	王 杰 杨 宏 李宝民(32)
从法华院看唐代山东对外交往	朱亚非 朱 进(35)
明代胶东地区移民及其海防意识	吕伟达(39)
清末民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现代化	
——青岛城市现代化个案研究	任银睦(44)
中韩海上丝路与板桥镇市舶司	郭洋溪(53)
连云港在中韩交往史中的地位	
——新罗人苏北活动考	高 伟(58)
中世纪宁波与韩国间的航海交往	钱起远(62)
圆仁“中秋节源自新罗”说考	刘德增(65)

海事聚焦

张保皋的生平与业绩	张 峡(68)
张保皋现象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朱建君(70)
张保皋及其船队船型初探	辛元欧(75)
张保皋海上活动与清海镇贸易商人研究	[韩]金文经 金德洙(84)
张保皋的海上交易活动与黑山岛的繁荣	[韩]姜凤龙(103)
韩国民俗中的张保皋及它的存在和意义	[韩]李京烨(114)

文本解读

海意象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精神略论	王 立(119)
-----------------------	----------

汉魏六朝赋中的海境	牛月明(127)
唐诗宋词中海的审美意象初探	呼双双(138)
《记海错》渔乡风物的文化透视	赵建民(146)
“海”“洋”的语义蕴涵	史 娜(152)

民俗采风

海洋民俗与中国的海洋民俗研究	周 星(155)
山东传统渔业生产习俗	单丕昆(山曼)(167)
山东沿海渔民的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	叶 涛(174)
长海地区海神信仰论析	杨 秀(185)
海洋文化跨地区的辐射与交流 ——山东荣成朱口渔民北上渤海辽东湾捕捞海蜇及其对当地的影响	刘长青(189)
韩中海神信仰比较研究	[韩]李准坤(194)

现实应对

海洋文化资源的应用方向及展望	[韩]罗承晚(199)
关于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文化营造问题	赵 明 赵敏俐(205)
深圳与海洋文化	杨宏海(210)
荣成市旅游形象研究	郑培昕 肖江南(215)

资料参考

韩中两国海上交流的现况和前景	[韩]赵纪贞(220)
挖掘海洋文化底蕴 ——荣城海洋文化暨张保皋与法华院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赵 洋(221)
《海洋文化研究》稿约	本书编委会(223)

CONTENTS

THEORETICAL APPROACH

Maritime Culture and Coastal Tourism Development	Qu Hongliang (1)
Maritime Folk Literature: A Blank in Midern Academic History	Qu Jinliang(16)
The Ocean Century and Maritime Culture	Hu Zengxiang(21)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itime Culture Changes	Ma Shuhua(24)

HISTORY AND FACTS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 of Panjin in Chinese Maritime Civilization	Liu Zeting(29)
Pirates in the Huanghai Sea in 7~9th Century AD and the Coastal Defence Policy in Tang Dynasty	Wang jie Yang Hong Li Baomin(32)
On Shandong's Contact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Light of Fahua Temple	Zhu Yafei Zhu Jin(35)
Migration and Coastal Defence Consciousness of Jiaodong District in Ming Dynasty	Lü Weida(39)
Cit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ity Moderniz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Proke into the City Modernization of Qingdao	Ren Yinmu(44)
China-Korean Silk Way on the Sea and Banqizozhen Merchant Ships Office	Guo Panxi(53)
On Lianyungang's Position in China-Korean Contact History ——Proke into Korean Activities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Province	Gao Wei(58)
Sailing Contact between Ningbo and Korea in the Middle Ages	Qian Qiyuan(62)
Textual Research on Yuanren's Saying that Mid-autumn Festiva Finds its Source in Korea	Liu Dezeng(65)

MARITIME ACTIVITIES FOCUSING

On Chang Po-Go's Life and Achievements	Zhang Xia(68)
Chang Po-Go Phenomenon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ontemporary Era	Zhu Jianjun(70)
Tentative Ideas about Chang Po-Go and the Shape of His Fleet	Xin Yuan'ou(75)
A Study on Chang Po-Go's Activities on the Sea and the Merchants of Qinghaizhen	[Korea]Kin Mun-Gyung, Kim Duck-Soo(84)

- Chang Po-Go's Trade Activities on the Sea and the Prospect of Heishan Island
 [Korea]Kang Bong-Ryong(103)
- Chang Po-Go in Korean Folk Customs [Korea]Lee Kyung-Yup(114)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A Brief Discussion on Ocean Images and Spirits of National Cultures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Wang Li(119)
- Maritime Conception in the Prose of Han, Wei Liuchao Dynasties Niu Yueming(127)
- Tentative Ideas about Aesthetic Images of the Sea in the Poetry of Tang-Song
 Period Hu Shuangshuang(138)
-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to the Particular Products of the Fishing Villages In
 "Ji Hai Cuo" Zhao Jianmin(146)
-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Ocean" and "Sea" Shi Na(152)

FOLK CUSTOMS COLLECTION

- On Maritime Folk Customs and the Study of Maritime Folk Customs in China
 Zhou Xing(155)
- Fishing Traditions in Shandong Shan Peiyin(Shan Man)(167)
- Fishermen's Worship for Sea God and their Sacrificial Rites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handong Ye Tao(174)
- An Analysis on Sea God Worship in Changhai Yang Xiu(185)
- Radiation and Exchange of Maritime Culture
 —The Influence to the Locality of Fishmen of Zhukou, Rongcheng
 in Shandong Fishing Jellyfish Northward in the Bohai Sea ... Liu Changqing(189)
-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Sea-God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Korea]Lee Jun-Gon(194)

MODERN APPLICATION

-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Maritim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ts Prospect
 [Korea]Ra Seung-Man(199)
-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Qingdao as a Modern Metropolis
 Zhao Ming Zhao Minli(205)
- Shenzhen and Maritime Culture Yang Honghai(210)
- On the Touring Image of Rongcheng Zheng Peixin Xiao Jiangnan(215)

REFERENCE MATERIAL

- The Present and Prospective Condition of Exchange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on the Sea [Korea]Cho Kee-Jung(220)

Tap the Latent Power of Maritime Culture

——Abou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itime Culture, Chang Po-Go

and Fahua Temple in Chishan, Rongcheng. Zhao Yang(221)

A Notice to Contributors Editorial Board(223)

海洋文化与滨海旅游业的发展

曲鸿亮

【内容提要】 本文对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进行了批判分析,详细论证了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为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而独特的深层文化底蕴。福建泉州和山东荣成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滨海旅游业的发展要充分挖掘所在地区的海洋文化宝藏,培育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

一轮火红的朝阳跃出海面,它带给人们的是红火火的希望;而皎洁如银盘似的一轮满月悬挂在海上,又带给人们对人生、对未来的无尽遐想。大海,就是这样与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一切生命的始祖,均孕育于海洋之中。人类最早的祖先,就是从海洋中登陆,而后在陆地上逐渐进化,一步一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生命形态,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类。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立足于陆地而淡忘了海洋。儿时的摇篮,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是逝去的时空隧道中一道若隐若现的光影。

如今,在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大陆上,密匝匝的人群拥挤不堪,曾经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的高山平源,已不堪重负。陆地资源或十分短缺、或临近枯竭,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人们又回想起曾经淡忘了的记忆,重新把求生存的目光投向大海,人类又将重返大海的怀抱。所以,就有了“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说法,并由此引发出近年来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热潮。

海洋旅游业(滨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探讨海洋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海洋文化的诸多问题和方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不成熟的看法,以抛砖引玉,并就教与方家。

一、黑格尔海洋文化观批判

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其各自的人文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海洋文化的产生也是如此。人文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因素的不同,在人类文明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包括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产生于人类与海洋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人类涉及海洋的活动,以及与海洋有关的其他活动。这里包括了人类涉及海洋的物质的创造、社会的创造和精神领域的创造。例如,为了利用海洋,人们发明了舟船和导航设备,在海洋及滩涂上进行渔业捕捞和养殖等生产活动;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渔民社会,并使其经济结构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海洋经济;在这种海洋生产和海洋社会中产生的海神信仰等人类精神方面的需求和创造。同时,还包括了通过海洋进行的人类相互间的交往和交流。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的交流,大多是通过海洋所展开,以海洋为载体的。如中国佛教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传入中国,都是经由海洋而实现的。

海洋文化曾被黑格尔作为区别中西文明的一道界限,“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这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然而,海洋文化不仅仅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东方,属于全人类。作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不仅有着丰厚的大陆文化的积淀,而且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的宝藏。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海洋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在二十四史中,有关海洋文化方面的记录,如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包括通过海上与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南洋、印度洋、阿拉伯、地中海及西欧各国等)、海洋经济(包括海洋资源的鱼、盐、珠宝等物产,海上交通,海运,中外海市贸易,沿海水利建设等)、海洋军事(包括沿海战争,沿海战乱,沿海边防等)、沿海灾异(包括沿海飓风,海溢,地震及其他异常现象等)、海祀(历朝宫廷多尊奉海神,常遣专使祭祀等祀事)及其他的零星资料,等等,内容十分丰富。海洋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海洋资料》一书,46万字,足可证明。

关于海洋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和阐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向西方行进,人类的文明在中国开始后,逐步传到印度、波斯、巴比伦、拜占庭、希腊、意大利、西欧。但是,黑格尔在这里并非是要赞美东方文明的古老,而是要说明,东方文明是极度落后的原始文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一直停留在五千年前的文明的初始阶段,这是因为东方文明是静态的内陆文明,而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文明。

黑格尔将人类的文明分为3种形态:(1)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第三类地区即是黑格尔认为与产生海洋文化有关的地区。在他看来,海是联系各民族的因素,只有山脉才将人隔绝开来。“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茫茫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超过营利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地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最大的光荣。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①

在黑格尔看来,非洲是第一种形态占据主要地位的大洲,其地貌以高原为主,大多数河

流不能通行船只。在他所处的年代,非洲大陆以畜牧业为主,流行奴隶制,所以,“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它里面的——在它北部的——那些历史的动作,应该属于亚细亚或者欧罗巴世界,”^②而亚洲则属于存在着第一种形态和第二种形态的大洲。亚洲中部是连绵万里的高原,高原上的民族是游牧人。黑格尔认为,游牧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消极大于积极。黑格尔承认,处于亚洲大河流域的民族——中国人、印度人、巴比伦人,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誉其为文明的起源地。但是,他们虽有海洋却没有让海洋来影响自己。在黑格尔看来,亚洲的典型状态是“高原四周的大山,高原的本身和大河流域,这三者便是亚细亚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征;但是,这三者自己并不是具体的、真实的历史元素,各极端间的对峙只被承认,而没有调和起来,所以,处于迁徙无定的状态下的山地和高原种族,始终是把安居在那些肥沃的流域上当作一个努力的目的。在自然界里区别分明的这些地形特质,形成了一种主要的历史关系。前亚细亚把这两种地形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因此,便和欧罗巴洲结有了关系;前亚细亚最为特异的,便是它没有闭关自守过,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洲。”^③而欧洲,黑格尔认为它的优势是没有亚洲、非洲那种高原,也不像亚洲的地形那样,有着高原、大山与大河流域那种显著的差异。他认为欧洲的地形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意大利、希腊为代表的南欧海岸地带,这里的海洋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故乡;第二部分由法兰西、英国与德国组成,这里被誉为欧洲的心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传承者;第三部分是东欧的波兰、俄罗斯和各斯拉夫国家,它出现比较晚,保持了欧洲与亚洲的联系。可见,黑格尔认为亚洲只是文明的摇篮,而不是文明的成长之地,它的价值只是将文明之火传递给西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亚洲没有海洋文化。

黑格尔海洋文化的定义认为,海洋对于人类的主要意义,就是鼓励人类重视商业利益,向海外发展。也就是说,海洋使人类产生了重商主义,从而发展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告诉我们,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欧洲向海外的扩张,海外扩张带来的财富,又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因此,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决定了欧洲社会超越东方的原因,而不是海岸线决定了欧洲的发展方向。黑格尔的海洋文化理论把海外商业当作海洋文化的惟一内容,而人类的海洋文化其实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所以,黑格尔的海洋文化理论是有其天然的局限性的^④。但无论如何,黑格尔在以上的论述中,还是给我们勾画出了有关海洋文化地域特征的大致图景。

二、海洋文化的地域特色

文化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现在还应该加上保护自然)活动的产物,它可以表现为物化的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人的思维、认识等精神领域的结果。文化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收获,又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人自身的创造性收获。同理,海洋文化也是产生于人类与海洋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人类涉及海洋的活动,以及与海洋有关的一切活动中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广义上的海洋文化,包含了人类涉及海洋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活动内容,它指的是:第一,包括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海洋经济,如海上交通、海外贸易、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养殖)业等这些人类涉及海洋的经济活动;第二,海洋社会,包括涉及海洋的人群以及由他们形成的社会特点、社会结构、家族家庭、生

活习俗等,这些人群有水手、渔民、海商、海军军人、从事海洋工业和手工业的工人;第三,狭义上的海洋文化,包括涉及海洋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戏剧、文学、艺术,等等。

海洋文化起源于海洋,起源于存在人类活动的一切沿海地区。但是,它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海洋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向内陆地区延伸。世界主要的几大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古玛雅文明等,其起源都与海洋有一定的关系,都有靠近海洋(即河口地区或沿海地区)的区域文明,并且往往是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在表面积的70%为海洋的地球上,海洋文化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如此,但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包括海洋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并与其他区域的海洋文化存在差异。此外,在海洋文化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海洋文化的核心区域,其主要特征是在对待海外贸易上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势。这一区域的人们不满足于海外商人来本地贸易,而是力图去海外贸易。这一人群极富冒险精神,在海外有相当的影响。作为海洋文化的核心区域,它从来就是一个少数区域。第二层次是海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有海洋经济的传统,虽然只有部分人参与海上贸易,但各种形式与海洋有关的行业,仍然是其经济中的主要成分,或者说是决定性的成分。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海洋文化渗透于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层次是内地那些经济上依赖于沿海、其民众也积极参加沿海地区贸易的区域。第四层次是内地在经济上与沿海密切联系的地区,但民众尚保有一定的古风,并散布着与海洋有关的产业。这一地区的海洋文化已十分接近内陆文化,可以说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的过渡区域^⑤。

从狭义的海洋文化来看,其地域特色就体现得更加明显。

(一) 从海神信仰看东西方海洋文化之异同

在此,我们仅从宏观上对东西方海洋文化做一粗略的比较,以窥海洋文化地域特色之全豹。

东西方海洋文化崇拜不同的神祇,东方的海神是“妈祖”,西方的海神是“波塞冬”,这两种不同的神灵崇拜,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精神。波塞冬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海神。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地中海是人类航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地中海周围皆为文明古国,航海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海洋文化发生得较早。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里,波塞冬是掌管水界的海神,希腊各港口都有他的宙宇。在这些海神庙里,他被塑造成手持三叉戟的壮年汉子,经常驾驶金鬃铜蹄马车在海上巡行。他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所过之处,波浪翻涌,大地颤抖。人们认为,波塞冬是大海的主人,不服从他的人,都会遭到报复,在航海中遇到灭顶之灾。因此,要在航海中求得平安,就必须祭祀波塞冬。古希腊人信奉力量的比较,既然波塞冬的力量比人类强大,人类只好俯首称臣。尽管波塞冬经常掀起波澜为害人类,但希腊人仍然拜伏在他的脚下,为他献上各种贡品。古希腊人认为,只要是强者,便有权发号施令,享受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弱者服从强者是人类的天性,其他民族若不如希腊人强大,希腊人就可以将他们掳来作为奴隶。异族人应当服从征服他们的希腊人,就像所有的人类都要服从神一样。可见,希腊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崇拜强者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希腊人发展起了一种以征服、冒险、掠夺、霸权为主的海洋文化。于是,当海盗就比从事农业生产更为光荣。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自公元前一千年开始,爱琴海的海上文明便是与海盗活动结合在一

起的。对此,黑格尔评说道:希腊人“海上的主要职业,并不是经商贸易,而是海盗劫掠”^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最初的希腊人全都是海贼。”^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论及西方古代航海业时也说:“远航通常不是为了经商,而多半是为了进行海盗袭击。根据我们对人类的了解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初航海的人能掠夺就掠夺,到不得已才从事商业。”^⑧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也就是雅典建立海上霸权的时期,以及雅典人可以合法地掠夺他人的时期。其后的古罗马文明的兴起,也是建立在地中海霸权基础之上的。

希腊与罗马人的海洋文化对西欧影响很大。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的海洋史就一直是—部血与火的历史,是一部以征服、掠夺为荣的历史。自15世纪末欧洲人开始世界性的远航以来,他们每到一处,便意味着战争与流血,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葡萄牙对巴西、印度的殖民,以及相继来到东亚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对东南亚的殖民,无不伴随着掠夺、屠杀、贩卖人口、毒品贸易等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由此可见,西方人的海洋文化是一种牺牲其他民族而发展自己的利己文化。所以,西方的海洋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战神文化,海盗文化。

航海中的信仰和崇拜的核心是民众对海神的崇拜,妈祖是中国的最高海神,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征。妈祖作为东方的海神,所反映的东方文化精神,与波塞冬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精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征——妈祖崇拜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解。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妈祖总是身披象征吉祥的红衣,在茫茫大海上飘行,哪里有海难,她就赶去营救落难者,给人们带来安全、好运、吉祥。在妈祖身上,寄托的是人类母亲的爱——慈祥、亲切、无私、利人,她将爱付与人,却从不索取。在妈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精髓。

以妈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不同之处是:(1)推进和平往来。自唐宋以来,中国人便远航东西洋,进行和平贸易,不论是在东洋的日本、朝鲜、菲律宾,还是在西洋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商人都是受欢迎的客人。许多国家都给中国商人提供良好条件,希望贸易关系得以保留和延续。中国商人在海外,一向是以经商为主要目的,从来不会让东道国感觉难堪或威胁。这是中国商人受到欢迎的原因。(2)开展自由贸易。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中小商人的自由贸易,闽粤人民在海外诸国市场上,与当地百姓自由交易,一旦交易结束,便返回祖国。尽管闽粤商人在南洋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利用这种优势达成垄断,而是与各方商人和平相处,自由贸易。在元代之前中国商人主导贸易时期,东亚的贸易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东亚贸易的黄金时期。(3)崇尚平等待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历来以平等精神对待海外一切民族,在海外的中国人,经常与当地人民通婚,以求融入当地社会。在菲律宾,华人与马来人混血的后裔,至今仍然是当地社会中最活跃的成分。华人与东南亚各民族一向是和平共处的,中国人对海外各民族一向是平等的,这是由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决定的。(4)促进共存共荣。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一种广泛性的文化,中国人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能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中国人大多信奉多神教,多一种信仰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多一种神灵崇拜而已,并不否定自身的信仰。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与土著文化和平共处,促进了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处处受到欢迎和尊重的原因^⑨。

中国海洋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和包容性,在地域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福建泉州和澳

门。泉州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口,“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句民谣充分反映了泉州人民利用海洋,与海外通商的情况。“涨海声中万国商”,则是当时商业繁忙景象的真实写照。其城市的繁华程度,《马可·波罗游记》有生动的描述。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各国商人云集于此,带来了各种文化和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等世界主要宗教都在泉州落地生根,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所以,各种宗教的文物、遗迹在泉州十分丰富和保留得十分完整,使泉州获得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称誉。在澳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长期并存,宗教文化的互相包容是澳门历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多种宗教的信徒在这个小地方和睦相处。在澳门可以见到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他们不介意彼此的分别,没有教派的冲突。泉州和澳门都是典型的中国海洋文化地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地都属于妈祖信仰的文化圈——泉州是妈祖被封赐为“天后”的所在地,妈祖崇拜也是通过泉州传播到海外去的;妈祖是澳门的象征,在澳门居民中,“大约有 2/3 以上去过妈祖庙烧香,”由此可见,妈祖是澳门居民的主要崇拜对象之一^⑩。甚至葡萄牙语中澳门地名的发音“MACAU”,也来源于闽语“妈祖阁”的对音——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它正好说明了妈祖精神是中国海洋文化当之无愧的象征和代表。在中外历史中,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没有发生宗教冲突的并不多见,而在泉州和澳门反映出的多种宗教和睦共存的历史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和为贵”精神为主导的中国海洋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融合、改造其他文化的同化力。

中国的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也有相同的一面,就是都具有勇敢的冒险精神。中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人类的海上航行活动。宋代以后,中国的航海业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拥有一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航海船队。元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刺桐)在世界上已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明清以降,中国船队的海上运输力量一直位于世界前列。长达近千年的航海史,培育了中国人的航海精神,尤其是闽粤沿海一带的人民,不畏艰险地探索东亚与东南亚海域,体现了中国人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征服海洋的努力。但是,中国人对海洋的征服,从来只限于自然方面,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将对海洋的征服扩大为对其他民族的征服。这是中国与西方在海洋文化上的本质区别。

从以上中西海洋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海洋文化突出的是“和为贵”的精神,及其祈求和平、一帆风顺的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神妈祖的信仰和传播。西方海洋文化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身上。波塞冬代表了西方海洋文化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特征。

(二) 从历史地位看中西海洋文化之异同

在西方社会,海洋文化是受到重视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的。虽然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黑暗时期,西方社会处于由面向海洋转而背朝海洋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海洋文化理论的基本范畴,是由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来的。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海上利益的争夺,并导致了海洋霸权的争夺。15世纪末,1492年哥伦布发现北美洲,此后的航海家又发现南美洲和澳洲,这些新大陆合计面积等于一个欧亚大陆。世界上顿时增加了一个欧亚大陆,这是连上帝也要大吃一惊的!1522年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成功,发现各大洲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几个大岛,陆地是彼此分

割的,而海洋是全球连贯的。这些新发现刺激了殖民者开辟全球大帝国的野心。不久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在美洲和非洲建立了两个海外大帝国。1588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制海权,开始建立“日不落大英帝国”。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陆地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如此,蒙古帝国也如此。陆地帝国都是地区帝国,不是全球性的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帝国是海洋帝国,并且是全球性的帝国。这种通过海洋争夺、占领海外殖民地的行径,客观上促使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重视海洋,重视海洋文化,使之上升为官方的文化。可以说,这是西方海洋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海洋文化所表现的历来是社会底层百姓大众的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在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航海这一危险性很大的活动,主要是下层民众从事的活动,在中国历来缺乏有关海洋的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虽然在二十四史中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料记载,但都是零散的而非系统的、专门的记录。其次,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都是以大陆文化为主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注的是坚实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的就是这种只重视土地的观念。作为主流的、官方的大陆文化,与非主流的、民间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两张皮,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作为边缘文化的海洋文化是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所以,海洋文化不是中国的雅文化,而是建立在民间信仰基础上的俗文化。

(三) 从不同的海洋文化系统看其地域特征

1. 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南太平洋地区是人类分布最稀疏的地区之一,在辽阔的大洋上,北起夏威夷群岛、南至新西兰、东至复活节岛,生活着波利尼西亚人这一岛屿民族。他们是优秀的航海家,以独木舟为工具,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往来。被一切航海民族都视为畏途的跨海远航,竟被他们以独木舟这样原始、简陋的工具实现,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真正的奇迹。波利尼西亚人对大海的潮流极有研究,从海面水流的纹路,便可得知潮流的方向,并利用潮流进行他们的海上航行。通过对所在岛屿附近海流的观察,他们可以得知数百公里外岛屿的位置,并利用潮流的变化,实现跨岛航行。由于生活在海岛上,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海洋。每当有婴儿出生,他们都要带着婴儿来到海上,举行一定的仪式,表明将自己新的一代交给了海神,祈望海神保佑自己的一生。他们是真正的大海之子。在南太平洋西部,还生活着密克罗尼西亚人与美拉尼西亚人等岛屿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波利尼西亚人相近。这些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民族,形成了以独木舟为标志的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2. 古地中海海洋文化

古地中海海洋文化最早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共同培养出来的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成为联络三大文明的中介。古地中海海洋文化最早的代表者是腓尼基人,据说早期的腓尼基人用苇草造的船只航行于地中海各地,进行商业贸易。古文献记载,他们用这种船只进行环绕非洲的航行。随着技术的发展,木船逐渐取代了苇草造的船只,使航行的安全性有很大的提高。在希腊海洋文化崛起之前,腓尼基人是地中海最出色的水手,他们是西地中海的开拓者。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四千年的克里特岛时代,由于岛屿过小,这里的人们很早就依赖海洋贸易为生。克里特岛文化后来在外族入侵中消失。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开始有了较大发展,同时也有了跨海远征特洛伊的战争。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击败了波斯大军,从此称霸东地中

海。作为希腊人海洋文化的代表,雅典人航行于地中海的东部,并向西地中海移民,在西班牙建立移民据点。从希腊神话取金羊毛的故事推断,他们曾经进入大西洋,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古代世界,这是惊人的远航。希腊人曾经远征印度河流域,并在印度洋沿海航行。希腊文化衰落后,罗马文化取而代之。罗马人在控制了地中海的海上霸权后,在征服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历程中,组织了强大的海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海战,但总的来说,罗马更像是古代地中海海洋文化的享用者,而不是发明者与推动者。

地中海海洋文化是当时人类海洋文化的最高成就。他们很可能实现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很可能早已航海到了北欧区域,往来于地中海,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早在公元前时代,就建立了海上贸易体系,这种密切的海上联系,是世界其他地区未曾见到的。在古代地中海,曾经发生过数万人的大规模海上远征,为了从航海中攫取利益,这里发生了最早的海上霸权争夺,数百艘战舰演出了大规模的海战。这些都说明地中海的海洋文明成就是相当高的。可以说,地中海是人类海洋文化发育的温室,人类海洋文化最早在这里取得成就。

3. 古印度洋北部海洋文化

古印度洋北岸是人类海洋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五千年前的哈拉帕文化时代,印度河流域与波斯湾沿海,即有了可观的海上联系,货物流通颇为可观,贸易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印度洋海洋文化可以分为印度、波斯、阿拉伯三个系统。印度半岛的地理形状像人的舌头一样伸入海中,给印度人以航海的便利,他们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向东方的航行。印度文化的代表是佛教,而沿海路东传的是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国家中,大多数是信奉小乘佛教的,这说明印度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一阶段在东南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主要是印度海洋文化东传造成的;波斯人是古代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人之一,不论是在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在陆上丝绸之路,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古代的泉州即有相当数量的波斯人,他们是宋元时代的巨贾,也是军人,他们的生涯以经商为主;阿拉伯人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形成的,分布于西亚与北非,是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者。这一区域是人类最早的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六千年前,古埃及人与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苏美尔人,就创造了最早的海洋文明。他们循着印度开辟的东方之路向东行进,与波斯商人一起,覆盖了东方丝绸之路,从印度尼西亚到马来亚以及中国东南部的伊斯兰教,都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传播的。从唐代到元代,中国通向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营。在东西交通史上,如果说是中国人在陆上发现了中亚与西亚的国家,那么,在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中亚与西亚的商人从海上发现了中国。这就足以说明印度洋北部海洋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自从15世纪末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控制了印度洋航线,取代了传统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商人,导致印度洋北部海洋文化的衰落。也许,这是这一区域海洋文化被人忘却的原因。

4. 北大西洋(欧洲)海洋文化

北大西洋海洋文化起源于中世纪的地中海,上接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欧洲的海洋文化特点在于擅长吸取科学技术用于航海,不断革新航海技术与造船术。他们在应用了从中国传来的指南针后,将其发展为精密的罗盘。此外,希腊人关于天文学的知识也被他们应用于航海上,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用于定位的六分仪,这就使西方的水手可以探航海外。在中古时期,西主人最大的海上成就是新航路的发现,特别是环绕地球航线的发现,从而建立起环球航海体系。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人控制了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了欧洲人称霸世界的基